



第1任總督梅山資紀
(1895-1896)



第2任總督桂太郎
(1896・任期四個月)



第3任總督乃木希典
(1896-1898)



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
(1898-1906)



第5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1906-1915)



第6任總督安東貞美
(1915-1918)



第7任總督明石元二郎
(1918-1919)



第8任總督田健治郎
(1919-1923)



第9任總督內田嘉吉
(1923-1924)



第10任總督伊澤多喜男
(1924-1926)



第11任總督上山滿之進
(1926-1928)



第12任總督川村竹治
(1928-1929)



第13任總督石塚英藏
(1929-1931)



第14任總督太田政弘
(1931-1932)



第15任總督南弘
(1932・任期2個月)



第16任總督中川健藏
(1932-1936)



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
(1936-1940)



第18任總督長谷川清
(1940-1944)



第19任總督安藤利吉 (1944-1945)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1898-1905)

台灣的 殖民地傷痕新編

王曉波 編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新編

王曉波 編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新編

編者 王曉波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3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三號一樓

電話：(〇二) 二三六八二五二五 傳真：(〇二) 二三六九八二二二

港澳總經銷 文星圖書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三四號

新科技廣場十樓1020室

電話：(八五二) 二七八九一七三六・二九九七七五三三

排版所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〇二) 二三六六一七四五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初版 二〇〇二年八月

定價 三〇〇元(平裝)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57-2040-30-8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爲民衆盡告知的責任——《台灣的殖民地傷痕新編》編序

王曉波

八〇年代裡，有張良澤、鍾肇政等開始為「皇民文學」翻案，認為日據末期惡名昭彰的「皇民文學」也是代表著台灣人苦悶的文學作品，是台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環。張良澤甚至大事肯定「皇民文學」推動者西川滿對台灣「華麗島」的歌頌是「愛台灣」。

當時，還有日本文部省「文化摩擦小組」的成員來台，由鍾肇政介紹參加有關「皇民文學」的座談會，大事為「皇民文學」翻案，認為那是日台友好的文學作品。

時尉天驄老哥哥接辦帕米爾書店，正在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史的書籍，針對著台灣「皇民文學」復辟的形勢，為了澄清學界和青年對日本殖民地統治歷史的理解，老哥哥要我也編一本有關日本對台殖民統治史的書。

在我研究台灣史的材料中，除了一些書籍外，還有一些不同時間發表在各報

刊雜誌的文章。書籍，大家還容易找到，一些零星的文章，就不是一般讀者容易蒐集到的。所以，我就把一些零星的文章編輯成冊，為了取信讀者和對抗「皇民化」的「日本情結」，我蒐集的文章均為日人作品的翻譯，唯一非日人戴國輝教授的文章也是以日文在日本學術界發表的，具有日本學術界的公信力。於是，有一九八五年《台灣的殖民地傷痕》的出版。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出版後，十七年間，學者多有引述，但帕米爾書店早已結束營業，本書市面上亦已絕版久矣。

在舊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中，我收錄了鄭欽仁（鄭炷）教授譯的山邊健太郎〈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及西野英禮〈殖民地的傷痕〉。我取得這二篇文章是當時內人元元與曹永洋兄均執教於士林高中，永洋兄係鄭教授好友，知我在研究台灣史，即將鄭教授譯作影印交元元給我。在我收錄這二篇文章時，亦請永洋兄及鄭教授的學生韓嘉玲代為取得鄭教授的同意，鄭教授亦慨允之。這二篇文章後已收錄到鄭教授自己出版的大著中，所以，新編中就不必再收錄了。我也特此為十七年前鄭教授的慷慨表示謝意。

由於本書舊編出版時，是針對日據末期「皇民文學」，故沒有把日據初期的武裝抗日部分收集進去。不意，二〇〇〇年，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出版，在李登輝、許文龍的鼓吹下，風行一時。李登輝竟吹噓，日本對台殖民統治是「最有良心的統治」；甚至，許文龍在《台灣論》中誣蔑南台灣的台胞武裝抗日是「這些地方

多由在地的流氓和幫派統轄，民衆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害怕日軍進駐之後，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剝奪，因此積極投入抗日運動」。是耶？非耶？

所以，我們在新編中收錄了今村平藏參與一八九六年「雲林事件」的〈蠻煙瘴雨日誌〉，這是日本討伐隊交涉委員今村對「雲林事件」目睹的紀錄，這是最有良心的統治」嗎？這是「流氓和幫派」嗎？那些當年日本殖民當局以台胞鮮血熬成的「糖飴」（後藤新平語）所餵養的「三腳仔」，利用了國共內戰中國分裂的矛盾錦衣玉食至今，還對台灣抗日先烈血口噴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面對今村留下來的「日誌」又該如何摸摸自己的良心。

研究台灣抗日史的學者，每每痛心於二、三十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不斷分裂，先是舊文化協會分裂而有新文協與民衆黨的對抗，後又有民衆黨的分裂而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難道，中國人真的只是「一盤散沙」，真的是「放尿搽沙沒做堆」嗎？八〇年代，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上山滿之進關係文書」的微卷中，發現了一份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才知道文協的分裂是上山總督「對策」下的結果，破壞台灣人的團結，破壞台灣文化的向上。

近代的殖民主義已被聯合國殖民地委員會宣佈為「人類的罪惡」，其罪惡還不在於殖民統治期間對殖民地地的掠奪和壓榨，更有甚者是對殖民地人民精神的戕害，誠如西野英禮所預言：「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

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衆的痛苦再挨幾十年？」

果然，除了李登輝、許文龍外，「台灣教授協會」不但不能批判殖民主義罪惡以療治殖民地傷痕，反而在其成立宣言中自承，日本統治五十年，雖未把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卻成功的把台灣人改造成不是中國人。這難道不是「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殖民地傷痕嗎？

李登輝不能自知是「皇民化」的受害人，甚至在其任內推動竄改認識台灣國中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把毒害自己的皇民化教育再去毒害台灣的青少年。另有，當年追隨西川滿「皇民文學」的「皇國少年」，至今猶以日本為「內心的故鄉」的葉石濤竟獲得成功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和國家文藝獎。

面對著「皇民化」復辟的更加猖狂，我們決定重編出版《台灣的殖民地傷痕》，為區別舊編，故題之曰：《台灣的殖民地傷痕新編》，祈能在這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時代裡，盡一點知識份子對民衆告知的知識責任，為這個時代提供歷史的借鏡，以期「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是為之序。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初版編序 走出殖民地意識的陰影

王曉波

近代的殖民主義實乃資本主義對外的一種活動形式，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工業化的促進，使其益形發達。近代西方由於資源、市場的需求，及國內剩餘資本的輸出，遂以國家之力發展帝國主義，對外殖民。

到達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的對外殖民，已幾乎征服了全世界，中國是比較僥倖的一個國家，並未被完全征服，但已淪為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國的台灣則在「甲午戰爭」之後，成為了新興的資本主義日本的殖民地。

我們不否認，日本資本主義到台灣來有一定的發展。但是，說台灣的資本主義或「現代化」是日本人帶來的，則不是歷史的事實。首先，資本主義對海外的開拓而有殖民之地。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甚至顏思齊，是海盜，也是國際貿易的商人，因此，資本主義是不待日本資本進入台灣以前，老早就存在著的。

台灣的所謂「現代化」的建設，也不起自日據以後，在劉銘傳的時代就開始了。至於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建設，說穿了，其目的乃是為日本經濟服

務的，本書所收錄的高橋龜吉《日本經濟的發展與台灣經濟任務的變化》一文，其中就說到：

台灣的開發方針，有很大的部分固然是決定於台灣本身內在經濟發展的諸條件，但是，日本內地的經濟乃至政治上的要求，卻在發展台灣具體產業的選擇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件事只要看台灣產業的兩大主柱——米和砂糖，都是順應了日本內地的經濟需要，而在其保護下發達起來的，就可以瞭解了。

台灣的糧業也完全是由於明治三、四十年代日本內地經濟的需要而發達起來的。明治三、四十年代為日本大規模的產業開發期，在貿易上，它持續了長期的巨額入超，致使國際收支惡化，而瀕於危急狀態。當時日本還處於農業國時代，要以輸出量的增大來克服這種國際收支的惡化是很困難的，所以只有從減少輸入方面下手。而砂糖卻一直佔著巨額的輸入，因此在新領土台灣島上促進砂糖生產，就是為了要克服這種貿易上的人超難題。

這種為日本服務為目的台灣經濟，當然不是一種「自然」狀態的經濟發展，而是要依賴政治的強制力量。這項強制力則由統治殖民地的警察扮演之。本書收錄的鹽見俊二《日據時代台灣之警察與經濟》中即透露：

台灣的警察力，嚴格說來，不但在維持和確保社會治安上，形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鞏固基礎，而且進而積極地成為日本開發台灣經濟的「實踐者」

或「推動者」。固然，世界任何國家的殖民地，其警察權無不超過「原來的目的」而深入一般統治權的行使；換句話亦可說，固然，世界任何國家的殖民地，其警察力無不與其經濟政策的實施有關；但其關係之強烈與普遍，則世界任何殖民地都不如台灣之甚。這是研究台灣殖民地或台灣經濟開發史者不容易忽視的一點。

由此可知，要說台灣總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不但不是事實，而且是道地的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神話！

山邊健太郎的文章《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比較了日本朝鮮和台灣兩地的殖民政策。山川均則從批判日本資本主義體系的立場，論述了《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山川均的這篇論文，引起了當時台胞的共鳴，《台灣民報》曾有譯載。我們收錄的譯文原載大陸出版的《新東方》雜誌（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〇年四月），文前有許地山（落華生）的序文。

殖民主義在全世界殖民地上都引起反抗，台灣也不例外，除了前期的武裝抗日外，又有後期的非武裝抗日，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將這段時期的反抗運動列為《台灣社會運動史》，其序文即本書所收錄之《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運動》。在這序文中，不諱言的強調，各種政治意識型態「對台灣的社會運動曾賦予相當的理論和體系」，但是，「在觀察台灣社會運動時，民族意識問題實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日本殖民當局，要想在台灣奠定長遠統治的基礎，剷除台胞的民族意

識，亦為其要務。因此而有「皇民化」運動，但成效一直不彰。

以「皇民化」來征服同胞的大腦，直到一九三七年以後，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台灣進入了所謂的戰時體制，當局以軍事統治的力量，才產生了一小部份的「皇民文學」。這是我們收錄尾崎秀樹《戰時的台灣文學》一文的用意。

「皇民化」成效不彰，但是，「台灣籍民」的政策卻收到一定的效果。那就是日本輸送台灣莠民到其「勢力範圍」的福建，莠民們昧於民族大義，唯利是圖，在日本領事的治外法權保護下，包賭包娼，販毒走私，且兼情報工作，一方面破壞地社會秩序，一方面破壞祖國人民對台灣同胞的同情和支持。抗戰時期，又有許多同胞到日軍統治下的大陸各地區，在淪陷區人民與日軍統治者中間當了「二等公民」。戴國輝的《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與台灣籍民》，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論文。

戰後，日本學者西野英禮對當年的日本帝國主義給予台灣的創傷有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並責備戰後的許多日本人不但不反省殖民主義給予台灣人的創傷，反而處處仍流露出對台灣人輕蔑的態度。哪些是日本在台留下的殖民地傷痕？本書收錄的西野英禮的文章中說：

受了這些強制與束縛的結果，留給台灣人民的是重大的傷害，由支配者給與的語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則變為奴隸的語言。語言不單是表現的工具，也是思惟的工具。當作社會語言的日本話與當做血所流通的母國話之分開使用，是使思想或思考分裂成奴隸性的與人性的兩者，而致使格格不

入。輕視母國話的風潮，是日本統治時代的延長，然而至今還存在於台灣人之中，台灣人的學者也為此感嘆。這是當然的！借著教育制度的確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謂「教育」，是使在日本統治時代長成而被剝奪以母國語表現的台灣人，現在無法用母國語來寫文章，只能寫日本語。台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耀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是對於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得野蠻！從最近新聞雜誌的記事看到日本話在現在常被使用，就好像被害之深重新被指出；同時其記事的愚蠢及得意的樣子，使人不堪忍受。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

西野英禮所說的這項「野蠻的行為」或「巨大的惡」，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也沒有那麼普遍。因為，日據初期，漢文私塾尚猶存在。私塾廢後，由於台胞的文化運動，不但有漢文的《台灣民報》，並且，有漢文的台灣新文學。不過，西野英禮所言，也確實存在於某些台胞之中，其傷痕不可謂之不深刻。例如，王育德在《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中就自稱：

日語的使用並非僅止於語言的問題。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手段，學習量達到某一程度，就會引起質變，還會規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觀。當然，語言背後的文化體系的優劣對這一點發揮極大的作用。不知這是幸或不幸，台灣人由於日語和日本文化而從封建社會蛻變到現代社會，因此日語似乎可以說給台灣人帶來相當大的質變。當時已經有許多台灣的知識份子，在日本國內和台灣島內，處於跟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的狀態下，和日本人並肩活躍。前往中國、滿洲和南洋的台灣人，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

（一四八—四九頁）

由於王育德的自述，令人不能否認西野英禮所說的「殖民地的傷痕」。今天台灣已不再是日本殖民地了，這種「殖民地的傷痕」必須平復，而不能沉溺於嗜癮成癖之中，溫習這段殖民時代的歷史，應該是有利於我們走出殖民地的陰影才是。

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於新店

目錄

新編序 王曉波／三

初版編序 走出殖民地意識的陰影 王曉波／七

「雲林事件」目擊真相——蠻煙瘴雨日誌 今村平藏／001
劉技萬譯

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運動 台灣總督府 正宏 譯／087

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 若林正丈 解讀 吳添財 譯／105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 山川均 蕉農 譯／117

日本經濟的發展與台灣經濟任務的變化

高橋龜吉
張桐生譯
／185

日據時代台灣之警察與經濟

鹽見俊二
周憲文譯
／195

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與台灣籍民

戴國輝
洪惟仁譯
／251

戰時的台灣文學

尾崎秀樹
蕭拱譯
／285

「雲林事件」目擊真相

今村平藏
劉技萬譯

——蠻煙瘴雨日誌

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城宣佈「領台」，並訂為「始政紀念日」。一八九六年，日軍討伐斗六一帶，而發生「雲林事件」，而有柯鐵虎在鐵國山建立基地。據《台灣省通志稿》〈革命志·抗日篇〉云，在「雲林事件」中，日人惱羞成怒，實行屠村，抗日台胞犧牲達三萬人。今村平藏時為日軍討伐隊之交涉委員，目睹戰事慘烈，留下〈蠻煙瘴雨日誌〉，手稿藏於原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由劉技萬先生譯出，附錄於《雲林縣志稿·革命志》。今村的日誌徹底粉碎了台胞歡迎日本征台的謊言，「雲林事件」的日軍暴行也是我台胞永遠不能忘記的殖民地傷痕。

——編者

蠻煙瘴雨日誌

作者爲日人今村平藏，曾任職斗六區域。本件爲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珍藏日文手抄本，劉技萬先生譯爲中文。

雲林軍政時期

一、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日軍南進軍占領台北城，迨進軍新竹城以南，民軍據守尖筆山及彰化城。是時領袖劉永福於台南，一意挑唆土豪反抗日軍，輸送兵器於前線。雲林之地，位於中途，雲林人民素稱頑陋剽悍，且無賴之徒扼於路上專事掠奪。其槍械多為單排以及五排毛瑟槍，或 Hatuma-gun，騎鎗式十三排快槍。劉永福威勢雖衰，十月五日竟能戰於樹仔腳，越七日戰於雲林，然終為日本南進軍銳鋒直撞蹂躪。於是民軍四散潛匿內山，如領袖簡大肚一時糾合散兵，將大有